



奏議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四

正字輪對劄子二首

論荆襄兩淮利害

紹興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聞事有大疑謀及卿士著之洪範為世元龜我仁宗皇帝之在位也或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而詢天下之事或御迎陽門集兩制近臣而賜直言之目或開天章閣內出筆札而使條時政之當行者蓋欲採在廷之善決當世之疑盛德成功至今蓋巍巍也陛下自臨萬寓備歷百為凡曰事機難逃聖鑒近者奮剛斷起治功更易將臣舉直錯枉治內之道已無可言惟

奏議

是荆襄兩淮地方數千里田畝未盡闢民兵未甚精將置而弗恤與則或非固圉之策將屯田以寔塞與則必有生事之嫌此議者所以日夜為言 陛下所以宵旰軫慮而廟謨壽著所以尤汲汲也夫心術有限必因眾人之智明臆度難精不若親見之謀審臣願 陛下監洪範之訓法仁祖之規以此二疑條為清問內詢臺諫侍從以殫眾人之智外詢沿邊帥守以盡親見之謀俾之深思各以寔對必使疆場按堵盟約無虧在我者備禦既修而在彼者觀聽不惑然後 陛下與二三執政總其說之善者折衷而行之不過片言議論定矣與夫日上螭頭之奏時瀆黷纒之聰徒張本作泛為危言而卒無可行名知大體而實則迂闊較其利害蓋相萬也譬猶治疾當集良方苟無良方但言疾狀雖云明脉豈曰善醫淹歷歲時初亦何補思患豫備恐不其然伏望 聖明特垂睿斷取進止

論州縣置行直廳

臣仰惟 陛下約己治人務極其至自頃置免行錢以拯時估張本作枯之弊猶以為未也則併免行錢罷之今都城之中上有宮禁下逮黎庶日用之物初無二價豈容外路乃敢不然臣姑以江東諸郡觀之監司守將則有公庫之例屬官僚吏則有直廳

奏議

周至子見公集卷一

二

舊山樓補鈔

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價大率十虧四五亦有不止此者蓋繇
市令須司剝下媚上恣為低昂居臺府者承例取足而已僚屬
從風復何憚乎至於酬直之不時漁取之不藝繫人賢否尚未論
也夫營生之艱莫若小民終日市廛僅餬其口在官者常有
以利之猶懼不給况可瘠之以自肥乎違制傷廉理宜痛革今
若止令戶部檢坐條法申嚴行下彼且以常事視之不過揭榜
於門抑鋪戶供文書而已未遽止也臣愚欲望 聖慈明飭監
司郡守自今公庫私家凡金繒器用食飲之所需一切以市價
為準毋循舊弊置行直廳必以身先乃可率下倘不如律以贓

坐之庶幾百物之價平小民之惠徧取進止

十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監察御史二首

太上尊號議

紹興三十二年

臣聞舉曠古所無之事者不可泥歷代已陳之迹昔堯之禪舜
固美矣然猶在既老之後未有春秋鼎盛視聽方彊中外無事
而能脫屣萬乘親授嗣聖為萬世法如 太上皇帝者也 陛
下欲加上尊號致推崇之誼誠未為過然德之盛者言雖多而
不能盡况區區數字乎今天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難名之德也
天下之所願欲者太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宮矣

奏議

因而用之其說蓋有三焉不失熙寧却尊號之詔又有以稱
陛下尊太上之心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誠至而請祝者大二
也即所居而播鴻名自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從豈不增光
太上巍巍之德而盡 陛下事親之孝乎 太上皇帝伏請上
尊號曰 太上德壽皇帝 太上皇后伏請上尊號曰 太上
德壽皇后仍俟來秋奉上冊寶庶幾聲容文物得以備焉謹議

再同臺諫申尚書省狀

震等各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以二十二日所定 太上
皇帝 太上皇后尊號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商量疾速來上

震等竊恐議論淺陋不足以稱塞明詔欲乞再集侍從臺諫禮

官就太常寺公共商議庶幾各陳所見考據精詳免致同異伏

候指揮 六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不須
別議願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五首

舉官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十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舉可任監司
郡守之人於見任閑居待闕官中選取以資敘分為二等一見
今可任一將來可任限一月內具名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
者

奏議

一員左朝請大夫知嚴州吳槩律已甚廉稟資尤粹嘗為淮南江東運判嚴於束吏寬以待下加之老成儒雅動無過舉

一員左承議郎新通判泰州趙公說文學政事議論智畧在宗室中未易多得常為建昌軍之屬邑及攝治贛之宜都所去見思有循吏之風今同姓被任用者甚少尤宜拔擢以示激勸

一員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浩剛毅木訥孜孜為國嘗為太常寺主簿持論勁正議者偉之使之臨民必不偷懦以辜任使

一員左朝請郎新通判平江府趙善養詳練疏通不為表襮久丞大理甚修職業試之以事必有可觀
以上見今可任之人

一員右奉議郎新通判潮州宋敷名臣之後廉謹練達項宰蕭山人以為能

一員右通直郎新知岳州巴陵縣鄭垌頗勤儒術深達吏方嘗任贛州察推鄂州江夏縣令廉平明敏所至辨治

一員右從政郎孫升安貧守道勵節奉公嘗任贛州錄參既

不諂附亦不矯激勇於為義勤於恤民未嘗枉己輒求聞達陸沉選調殆四十年表而出之必為有用之才

一員左從政郎監潭州南嶽廟黃文昌才氣少雙志趣不苟嘗為贛縣主簿不畏強禦不憚繁劇雖為邑佐已能使民懷之可謂難矣宜加拔擢以振士氣

以上將來可任之人

右臣所舉吳槩等並係保任終身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條具弊事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准十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條具方今時務須至奏聞者

一臣竊惟名器輕假無甚於此時陛下試命有司取舉伸衍

中書備對以熙寧官吏之數校今日之籍逐項比類修寫

成圖

謂如朝奉大夫今有幾員附於當時諸行郎中之類

下武功大夫幾員附於當時皇城使之下之類則多寡蓋可見矣縱未能大有更革安得不詳議而稍加裁

制乎

一比來內外官司安於苟且視詔令為具文雖丁寔告戒終莫之聽者無他公勤未必見知偷惰可以序進故也今若

按祖宗設官分職之由各以所掌之事大書揭於其局內則御史外則監司時按其目而加攷察焉每季必取舉職者一人或遷秩或賜金以示勸又取曠職者一人或貶秩或罰俸以示沮夫以為張本作萬官之衆三月之久豈無勤惰宜黜陟者若臣言可采乞命有司斟酌條具而施行之庶幾稍革因循之弊若夫徒法不能以自行擇御史擇監司以振起頽靡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矣

一臣伏見 祖宗朝甚重諸路總管鈐轄將副都監等差遣或待有功之士或儲將帥之才比來乃不問能否不顧資格有武功大夫為一路總管者有小使臣為一路將副者權要之人利其俸厚千方干求敗壞成法臺諫給舍既不見得前後條令合與不合除授往往置而不問今乞下樞密院自今進擬上件案關須先令吏房取具本人脚色檢照 祖宗舊法毋使背戾如係內降亦須依此取索粘連於勅黃之前然後過關庶幾不應資格之人自然息心免有倖求以妨賢材之路

一文武臣堂除差遣本以選用賢能近歲吏職承信郎敢承例干乞下至副尉為號簿官者亦係堂差於是不問高卑

皆懷僥覲一人得之十人攀援十人得之百人攀援欲望
士風安恬不亦難乎向者臣僚請限堂除資格而吏輩觀
望乃惟許宰執侍從有恩例者陳乞夫立法本以抑貴勢
伸孤遠今反如此人誰退聽今乞下有司別議資格以示
百執事候見得別無未盡事件即付三省遵守仍於救黃
前連粘新格如一事不應許吏部申審却將內外贍軍酒
庫及屬官監當窠闕並選吏部庶幾廟堂之上專意圖回
軍國重事而士大夫亦知親疎一律雖得張本遠闕必無
怨者

一比來入流太泛入仕甚難受命者至有十餘年不成一任
賢愚並滯殊無甄別弊至於此可謂極摯欲乞今後初出
官人並不得用恩例文臣須要銓試武臣須要呈試候其
中格即注差遣呈試亦做銓試以分數取人若有恩例聽次任收使雖
兩府貴戚子弟亦不許破此條例如此則抱負才器者稍
申不親文墨不習弓馬者何怨行之盡公乃可示勸沮而
伸縮遠次

一赦令者非常之恩也既告之大廷又頒之天下豈容數改
昨自六月十三日以後已屢有增益近者又聞有欲援前

朝舊例以為言者夫恩自上出或因或革豈有定說若取
今赦不及前赦者盡要給還則前赦所無如免文解之類
者却當追還矣欲乞明降指揮赦書已踰半年毋得輒有

陳乞

一貴游近習固有廉於進取不以私心撓公道者但以積習

既久遞相祖述甲既得之乙則告之

張本作人雖欲自己則告乙

為衆所迫於是躁妄之徒豪富之家得以投其隙售其說
矣此風不革何以為治今欲乞明坐臣僚所請特降詔書
榜之朝堂今後內降不應格法者所屬非惟不得施行仍

令具請求人姓名取旨謂如近日竄壽觀乞披戴道童禮
部執奏而有旨免執奏遂使法令盡為文具如此之類若
非開具本觀主首治其宛轉結托之罪則法行而人不信
不若不問也

一臣竊見朝廷知外虞之當先而忘諸道之無備向者廣西
凌鐵作禍近者全州執辱守臣其不至猖獗幸耳萬一淮
北用兵此曹乘勢倡亂然後興師所損多矣故臣願於湖
南二廣福建量屯軍馬數百控扼要害仍詔有司遊諸州
都監之選而稍重其權使本州禁軍漸知階級時與閱習

奏議

此事若緩而甚切惟陛下與大臣速圖之臣非不知今方調兵戍邊豈容虛外以實內但朝廷能保諸路無他警否脫有之能坐視否今於數萬軍馬中摘那數百可以弭未形之患是曲突徙薪之計也如必欲俟焦頭爛額而後賞則非臣所敢知矣

一臣竊見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州縣官

貪殘不法監司守臣庇姦徇情不即按發臣僚論列乃始待罪以覲幸免其失責實之意可自今量其重輕必行責罰不許待罪自降此指揮未幾而興化軍守臣有因言

章以贓敗者本路監司未嘗按發朝廷未嘗行罰監司亦更不待罪則是因此指揮愈無忌憚矣今若申嚴前認必行一二人則監司自然舉職吏部自然知畏

一臣竊惟陛下以詢訪朝臣為未能盡知天下之利害故許中外士庶上封言事然臣以謂當行其言而不當加以賞蓋不行其言則非求言之意遽加以賞則啟僥倖之心且假手冒名之弊無所不有臣向者嘗面奏此事似合聖意今若取某人所言某事可施行者施行之報之四方足以來忠臣之正論廣陛下之聽言何必賞焉然後知勸

右臣誤被聖知擢侍左右當陛下闢四門詢芻蕘之際乃暗無一語少裨國論已在可誅之域遠蒙給札賜問若又不盡底蘊則雖萬死安能塞責輒條十事上瀆天聽惟睿主裁擇謹錄奏聞

同翰苑給舍議北事狀

翰林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四人同狀

翰林學士承旨左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臣洪遵等准紹三十二年九月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九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敵人來索舊禮及中原歸正之人源源不絕宜各以已見指陳定論者右臣等竊度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利在速和

而虜意亦未嘗不欲和也前日使者先至近者書詞雖嫚而卒章寔致志焉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實而有輕彼之心也故倡為大言邀索舊禮吾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用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為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是廢前功也與之尚何以為國故臣等以謂莫若折衷斯二者而婉辭以應之使彼有以藉口而吾可以紓難其庶幾乎昔慶歷中契丹挾西夏之擾無故而請地請婚其求非不大也仁宗一再遣使稍增歲幣遂已為今之計謂宜倣此遣使有定論則書詞未當

邊屈而使指可以密授或許歲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
侵地如海泗之類使彼無意於和則雖用舊禮何益或有意也
得此亦可以藉口而來議矣使介往復動涉數月吾於其間汲
汲然以內脩外攘為事他日以戰則克以和則固此上策也若
夫歸正之人招之非計也拒之不能也惟申諭邊帥繼自今勿
以賞格誘之斯可矣迂闊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擇焉
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北事劄子 不曾用此

臣竊度今日之勢中國固欲和而虜亦欲和也何以知之虜未
嘗先遣使也而今春來寔是我之使既入其境矣而陝右之攻海
州之戰自若也彼曾不以是歸曲於我而徒屑屑然惟禮之議
則其情畧可見矣是故明逆使者而陰困之寔受書幣而陽却
之蓋以為不如是則我且測其實實而有輕之之心故見於報書
者率皆詞疑虛喝而卒以善意結之近者對境之符猶是物也
今若直情徑行迭為夸大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彼將激怒其
眾為瘡牛償豚之計吾之邊備未固民力方屈安危未可知也
若乃遂以舊禮與之則臣謂非惟未有其說抑亦未見其利何
也太上皇帝向以祐陵未卜慈寧未返雖居南面之位而不

知南面之樂一旦以講好之故宜親宜神兩遂所欲禮屈而志則伸矣今固不然臣故以為未有其說也夫爭訟於庭直者示弱則曲者愈肆酬物之價過則未必售而不及者或可得也今虜以數寸之檄邀我厚禮而遽畀之安知其不謂我為怯而繼以難從之事肆其谿壑之欲乎盡與則不勝其求不與則前功隨廢使朝廷他日果如句踐之報吳唐太宗之謀突厥從一時之宜可也不然何以待之臣故以為未見其利也今信使之行有定論矣臣願再以敵國之禮嘗之彼納吾使吾又何求如必候舊禮而後受則告之曰太上皇帝前日之屈為親也今通好於用兵之後主上欲以何名而屈北朝欲以何名而受願以為請彼雖貪利無厭亦將思所處矣或曰虜納我之使而後責禮如前日之為則奈何曰大夫出疆聖人嘗許其專矣強則下之弱則抗之朝廷勿與知可也幸今歲晚羽檄不至汲汲然修邊備寬民力以達於春庶乎可以有為矣若夫歸正之人招之無益也拒之不能也惟密諭邊帥自今勿下徠之之令而前日賞格無出諸境斯可矣迂闊之言未敢以為至當也惟陛下擇焉

論選人關陞後到任日

張本作致仕白劄子

隆興元年春臣僚劄子竊見紹興令無出身選人曾經關陞歷任六考與改通直郎許封贈一次按選人自從政郎以上皆可謂之關陞其間或用舉主或因常調若乞致仕即可升朝惟因勞績酬賞循至從政郎以上者吏部獨不與作徑關升人故雖儒林文林郎滿六考只得京官致仕間有旋行申請方取旨貼轉如馬仲謀等是也萬一孤遠無力往往莫能自伸立法之意恐不如是且用賞循資借曰不及有舉主之人豈不過於五考常調者乎常調五考尚許升朝而有勞績六考反出其下止緣當時立文之時該載未盡故有司得以拘執不肯一例放行欲望朝廷令吏部看詳於曾經關升歷任滿六考之下注入舉至勞績常調並同八字於見行條法別無衝改非特可以勸知止興廉遜亦庶幾上廣孝治非小補也後有旨依

直前奏事劄子三首

論名實賞罰

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天下之事徇其名也易求其實也難漢宣帝功光祖宗德侔商周本出於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然王成以偽增戶口賞楊惲以曖昧之語廢蓋寬饒韓延壽以盡力之吏誅而黃龍詔書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則宣帝所以見稱

於史氏者亦何可盡信也豈不難哉 陛下嗣位於今期月未明求衣日旰坐朝夜分決事可謂勤矣而未能變一時之媮惰舊德名臣收召殆徧片言小善擢用無遺可謂公矣而未能化一時之阿私意者綜核之政或有所未至歟臣試以賞罰近事明之邵宏淵能還軍中冒濫之恩併錄戰功而除正任觀察使此信賞也而郭振僅一對內殿既無舊勞又無新功亦以觀察使與之則重矣陸廉以貪黷配流此必罰也至於張耘賊殺士卒乾沒軍資有司當以殊死而亦以與廉同罪則輕矣故臣願陛下大明賞罰以照臨百官賞罰明則名實辨名實辨則政事可以內修夷狄可以外攘夫何求不獲而何治不成哉取進

止

乞六參官依常制

臣竊惟羣臣六參自有定制紹興初庶事未備然且行之况

陛下自臨宸極未嘗以風雨寒暑暫闕垂拱之朝而卿監郎官多親被簡擢服在班著豈可使累月不一造廷望穆穆之光此則有司循習近例之過也願頒明詔遵用常典除朔望車駕詣德壽宮相妨外餘值六參日勿改常朝如此則既不廢朝廷之儀亦少伸臣子之敬取進止

同侍從臺諫議權罷舉主改官

張燾起請奉聖旨令侍從臺諫詳議同洪遵金安節

劉珙張震
陳之淵上

臣等聞法弊則變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亦責人而已矣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幕職州縣判司簿尉之官謬濫者多故內自翰林學士外去監司長史皆許薦舉中間雖歲月久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嘗廢今若患其奔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大不可也臣等謂欲救斯弊莫如必行連坐之法昔景德中兵部員外郎邵晔坐舉李隨不當審刑院以會赦當免宰相王旦曰朝臣舉官甚衆若遇赦悉免則是更無連坐法矣真宗以晔近使嶺表止命停任又治平三年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李參所舉人坐贓故事當責知小州英宗方倚參守邊但命奪官夫以二臣有勞於國方被倚任然猶不廢謬舉之罰今令甲明有同罪之文紹興初又有減二等指揮然犯人事發舉主臨時陳首故法雖嚴而實未嘗行此致弊之大者誠能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罪輕重削秩停任彼監司郡守借有簡賢附勢殉貨營私之人亦且計其得失而知所擇矣此法既行又慮常情為已太重或至一切不舉按大中祥符三年詔書常參官舉外任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

聞當行責罰乞倣此制遇歲終令逐司逐州具當年分監司郡
守所舉官姓名聞奏及申吏部照會如或員闕亦行責罰庶幾
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竊以為便

奏議卷一終

奏議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五

閩憲奏事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諸路帥臣將副 乾道四年七月十七日

臣伏見 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
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為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
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間掣肘於內安得不
為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路禁軍外
安撫司寔有兵馬幾何隨其閑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
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

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漭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謨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况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驥捕鼠使蚤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願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推類以往詳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某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孰當為統帥某人可治郡也又須

辨其孰中和孰健決或使之撫雅俗或使之治繁劇人為一格格儲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覆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為利害蓋相遠矣取進止

論知縣俸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祿至薄往往隋中人於令負吏之域非古誼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餬口於是撰造名色並緣增加前後相承其

數反多自非慕拔葵掛魚之廉安飯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眾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為猾胥姦叻所持方且低首下心冀幸苟免望其抑豪強戢吏姦革蠹弊斯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給錢四十千夫邑有大小任責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藩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為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送重修勅令所將天下知縣縣令供給斟酌近制增其所當得而禁其所不當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其清庶幾人盡其治少副陛下為民之意取進止

論縣尉獲賊賞

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丞有舉主關升改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為過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為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況弓兵格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為令甲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營求舉將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名緩其期實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傷割取進止

秘書少監碧琳堂對一首

論漢儒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

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嚮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 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

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
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和高以功利相
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是非白黑猶易辨也至西漢則不然
所謂社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
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宏蔡義韋賢輩寔為之是
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蓋有激而云爾雖然
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啓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
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耳帝遽信
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啓之也使
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
然創業於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於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模不
易凜凜乎帝王之佐豈嘗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
資乎累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
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
於正矣取進止

垂拱殿輪對劄子一首

論聽言責實乾道六年九月十五日

臣三日之間再望清光敢陳瞽言致惓惓之誼臣聞政莫衰於隋而功莫隆於唐文皇亂莫極於五代而治莫速於我藝祖一言以蔽之文皇善於聽言藝祖善於責實故也仰惟陛下屬精政事無聲色之娛無畋游之好無便嬖之私好問聽言惟治道自求總核名實惟烈祖張本作祖烈是繼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陛下大有為者謇諤之節無聞而諂諛之習固在激厲之風未著而闡茸之俗彌勝平居尚爾緩急何賴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而身致太平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而坐臻上治其施設次第具載史冊臣願陛下詔經筵官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上其目以今準古勉而行之庶幾風俗一變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則功何患於不隆而治何患於不速哉取進止

內引劄子一首

論四事 乾道七年四月六日

臣伏蒙聖恩賜對便坐不敢泛為無益之論上瀆天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祖宗故事且以紹興初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皆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為無助只有秦檜專政以收集闡茸庸

俗之士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 陛下憂勤十年作成甚切凡侍左右無非親擢其能否賢不肖豈逃睿鑒臣願 陛下更賜留神每進一人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他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所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別白臣下之邪正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於徼訐泥古者失於迂闊聽之未見其益違之宜免其張本非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 陛下勿以其難遂虛其官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命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誠助治之大端也三曰擇曾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員之缺今之郎官分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蓋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為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時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二年為任者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待滿而遷易則弊何由不生乎簿書緣絕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 陛下堅持久任之說深監數易之害果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庶幾革苟簡之風塞僥倖之望而循吏稍見於世矣臣志



编码错误

卷端应：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六

在不欺忘其狂瞽無任昧死取進止

奏議卷第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五

權禮部侍郎後殿對劄子四首

論治效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本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時之功雖勤勞於前而享富貴於後理之必至無可疑者昔句踐謀吳可謂難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位至於七年深思力行不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奮然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

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豈比常試而謾言驟為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神聖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辰也易失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為準以越語為念立一定之規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何如二年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何如三年彊兵則自春以及冬視彊兵之效何如推是以往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求以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亦為不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句踐固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取進止

論人才

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寘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托於忠偽而托於誠私而托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大小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常遣使理財矣又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

截截幡幡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茂如也此無他用之過其量
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誕謾獲罪於是多方以掩
其過妄作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
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
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實試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
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綜核之政而真才寔是能見矣取
進止

論科舉代筆

臣聞科舉之害莫切於代筆大約州郡數十人方解一名亦有
至一二百人者其間富民乃或捐厚利以假手主司但知據
文考校往往叨預薦送遂使實學之士返遭黜落前後條
令雖曰詳備然棘闈既闢旅進動以千計為巡捕者縱欲禁
止勢不能也臣願詔諸州就鹿鳴宴之前委教官或有出身官
二員集得解舉人就州縣試論一首如大學兼引南省覆試之
法知道躬親監視嚴為防閑須文理不至紕繆用字不至顛錯
方給解牒令赴省試或有不能動筆及大段錯繆者即行駁放
仍推究代筆人依條施行却將駁放之數次舉補還其轉運司
發解者准此蓋治之於科場之中則人衆面勢或難行覈之於

既定之後則人寡而真偽易辨此法既立代筆之風不禁而自
熄矣取進止

答選德殿聖問奏 乾道七年八月六日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止前烈至如積
德累仁豈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
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曰德仁功利 陛下兼
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
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德與仁願陛下自
強不息必可致也朕即位以來於今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
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之急務朕未嘗不以為自治
之良策然所行優劣亦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
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敢自居方以魏徵
之言為龜鑑耳

臣仰惟陛下萬幾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觀惟前言往行
是監乃者聞貞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豈功厚利
四者之優劣親御翰墨宣示臣等且有謂即位十年功則未能
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之急務未嘗不以為自
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願臣

智識淺陋何足以知此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拳拳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安或樂於盤遊或喜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而終怠惰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悉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摧枯破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然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乘中興之後然北方地大人衆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敵首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非如隋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無乃在此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若外屯兵百萬卒伍之勇怯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安得盡知不過責成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頗不然進或失之太簡退或失之太遽彼既未嘗為煖席計則其下視之亦將如轉石矣號令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定復至又數年而王明繼之纔半年而皇甫侗

又繼之池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
纔十月而吳總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
臣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 陛下謂功則未能有成而臣
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此也 陛下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布惠
澤者莫切於郡守奈何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繆者常居六
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間號稱能
吏者知巧為名色趁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彼何恤焉遐方僻
郡姑置勿言臨安者 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
於酒課一事畧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令得其人則課增令
非其人則課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罰可也奈何頃年
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既
得增羨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且倍蓰於初不幸令又非人
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
今多也顧取之如此安得不困近畿尚爾遠方何如又諸州長
吏倏來忽去迎送靡定且以二浙言之婺州四年之間易守者
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其甚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
用度何為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滋民瘼何由而可蘇 陛下
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

繼今以往願陛下擇將擇守審於其初而久於其後其命之也必使條具如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幾年而某效可著某弊可革幾年而某事可成某害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期示之以勸沮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孰急於此未有能自治而不能治人者也凡此二者陛下因政要而問臣臣亦因陛下俯詢而獻言他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為君之道為首又以魏徵論克終之道為終蓋太宗時惟徵為善諫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為據而不為泛濫迂闊微訐之言是以太宗樂聞而喜

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為多吳兢所取厥有旨哉臣願陛下

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忠實而無顧張本作腸通明而知大體者

引以自近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貞觀如也若夫仁

德帝王之高致陛下既以徵言為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

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擇焉取進止張本有小註八月六日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

良翰及某三人同對選德殿袖出御筆一通即前所問也後數日實對進入

垂拱殿對劄子二首

論薦舉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故也舜

問疇若予工滿朝專以垂對又問疇作朕虞滿朝皆曰益可上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行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治勞於求賢乃者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畧計諸路所薦無慮數百繼命侍從臺諫設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隋才獎擢其餘則籍記名姓於中書而已彼有任使又將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假令辦某事須某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合廷臣之言不患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於不精二也遇闕而亟求則囑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則幸甚取進止

論發解考校之弊

臣聞政有似緩而寔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長而欲

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闊矣然昔人賦有物混成及金在鎔
 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於筆端決非闕茸之士
 而翫骹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
 為先 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於有司者日益眾惟是三歲
 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於學識
 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
 殖不豐情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
 倒事實背違義理故當校藝之際則平熟張本作凡者收優異者
 斥至使真才實能抑鬱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濫中非所
 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羅英俊育人材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
 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願下此章於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
 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詳處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於學者
 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如 祖宗盛時於以助 陛下之大有
 為不亦善乎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周某
先次條具將上取旨

後殿對一首

論時令不正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自冬以來寒氣弗效無大雨雪雖時作蒸溽為滂沱之
 候然亦不過汎灑而止天意若曰 陛下仁民愛物切於聖心

而有司不能推廣德澤致之斯民是以雲同而雪遽止礎潤而雨不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可不念哉臣愚伏望 聖慈深詔中外之臣體主上之誠勤恤民隱馴致休徵以必來歲之豐不勝幸甚取進止

垂拱殿對一首

乞優恤二浙 乾道八年二月三日

臣竊見 陛下以幣券大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來軍民既彼實惠懽呼之聲偏於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他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率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 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

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 陛
 下深詔執事張本有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貴他日父兄有不時之須
 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疑不必平居無事三十八字
 驟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 陛下念
 焉取進止

奏議卷第四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七

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隱岫對二首

論久任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馴
 致焉耳 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於茲自強不息新而
 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於載籍是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為之效
 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羣臣無任
 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 陛下既擇內外
 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於淵聽既擇內

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
興一利除一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法
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張本有秩字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
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罪張本作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
計終懷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翫歲愒日
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
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
使之勸瘵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於上百職交修於下如此而
功弗成效弗著者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惟
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臣竊見向來朝廷分遣北軍歸正人就食諸道俸給居處務從
優厚蓋陛下矜其慕義慮其不能自存故加意撫存使為悠
久之計然郡有小大則人有眾寡多者或至二三百人少亦不
下數十輩自今雖未至於失所而歲月浸久男婚女嫁漸有不
足之患其間懷觖望者有之思遁逃者有之臣居吉州每見官
吏以此為憂且謂州郡禁軍常常在營尚可相制一遇調發
其事有當慮者洎至經歷豫章衢信等處其說亦皆如此

以臣觀之若是山東河北之人忠義尚或可保緣內有燕山女真契丹渤海遺種狼子野心根於天性前世江統勸武帝不可居戎落於近郡魏徵諫太宗不當處突厥於中國蓋為是也今區處既定理難頓改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別為曲突徙薪之計以善其後毋致滋蔓難圖於他日乃為上策臣來自遠方既有所聞不敢輒隱取進止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二首

論章服等差

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鈔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在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

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遥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損實利悉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張本有與諸監字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

遥郡而為諸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勸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核之政不為無補取進止

乞依舊存留部關知州軍

臣竊見近制堂闕多下吏部公正之路既開奔競之風浸息甚

盛舉也惟是知州軍數處舊係吏部用闕今並歸堂蓋緣
陛下注意守臣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察其能否而吏部所注
之人往往久次羸老間煩睿旨汰遣故令堂除示不輕畀然臣
謂孔子重去告朔之餼羊閔損欲仍長府之舊貫吏部注知州
軍其來久矣今茲頓廢理或未安願下 明詔將閩廣江湖間
小郡元係吏部使闕去處張本有許字依舊差注審察陞對自遵成
憲疲癯謬懦固無所容庶幾不廢久行之法亦足稍勸平進之
士取進止

講筵留身劄子一首

論久任邊帥 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
下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
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
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大過
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
容施今 陛下以郭棣守淮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
事稍革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
權示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

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
覆牧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足百金之士十
萬逐單于抑強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
遠近降者欲去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
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
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
州董遵誨守通遠軍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
甚少用度自足內平僭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策可覆視
矣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棟剛輩既審知其可用
莫若盡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內之利害具設施之前後
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斲有治績則
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
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寬矣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軍政

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

臣旬日來聞湖南茶賊轉剽吉州界其徒僅數百人乃敢覆軍
殺將盜據縣邑畧無忌憚至勤睿旨遠調江鄂之師計期雖已
殄滅然所在兵將莫懦不足恃畧可見矣臣又聞去年江東西

諸郡多以十二月地震是殆盜賊擾民之象欲望聖慈因此小
警詔逐路帥守監司銓擇兵將官修舉軍政嚴飭巡尉等謹察
所部凡姦宄稍有萌芽早為之所毋使嘯聚茲備禦之先務也
又湖廣地接溪洞四方不逞之人亡命之卒往往逋逃其中不
可不過為隄防諸處茶園戶既利私商所得之厚導使為姦復
為之資給停藏養成後患不可不嚴行覺察至於諸州禁軍多
作占破及違法接送而未嘗教閱外縣弓兵拖下請給動是數
月而致其失所是皆弊之大者雖國家具存成憲大抵廢而不
舉縱或舉行亦止於文具而已惟陛下留神裁幸取進止

乞改正宣諭聖語誤字

臣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以企
望清光近五月中伏見都堂宣諭聖語欲執兩端用其中於民
而執政官一時聽聞不審退書於簡誤以杜密為杜喬按喬與
李固為漢三公抗情伊稷不幸為跋扈臣梁冀所陷繫死獄中
與杜密黨錮事歲月全不相涉以臣愚見恐合改正又竊窺
聖意專欲主張公議力戒清談蓋公議者實事也清談者虛文
也粵自三代直道而行是謂是非謂非至當歸一未嘗分別此
務實之效也至西晉時乃有王衍樂廣輩皆善清談宅心事外

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行又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自其少時山濤已謂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其後果然此虛言之弊也今陛下公是公非專以虞舜三代為法黨錮之害固無自而起清談張本有浮則當在所戒蓋慮久而不已或蹈西晉之弊故也若引唐末清流濁流之說則為不類矣臣職專講勸苟有所見義當效萬分之補然初只謂頒示在廷未敢冒進其說至今竊聞欲報行四方審爾豈容稍誤欲望聖慈將三省所進本更賜詳覽如臣言或可採即乞從中刪改行出取進止尋刪改

論對前一月封入奏狀一首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淳熙二年八月一日

准御史臺牒勘會今年八月一日視朝輪當轉對臣伏觀今日之要務莫先於任官而患其甚冗莫急於理財而患其未裕莫重於訓兵而患其不精故臣妄獻芻言少裨聖慮若夫泥古而不切於今空言而不究其實則非臣之所敢也伏惟聖主略賜採擇臣不勝冒昧震懼之至

一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寔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寔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苟

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張本作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政倅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姑以中才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 陛下明詔二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遮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一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殆無餘蘊加之 陛下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己以裕民未嘗瘠民以供已然中

外廩廩尚以闕乏為憂安得不為之制且如兩浙所部舊皆富州故轉運司最號財賦之淵數比聞儲蓄頗罄不免遣官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者漕臣近在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浙尚爾外路可知陛下方戒有司務寬民力所謂茶鹽之法酒稅之利又已數倍於承平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臣試妄言之謹按仁宗寶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乞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慶歷三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直集賢殿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侍侍省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歲之間兩降詔旨於是上自內庭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臣願陛下舉此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諭諸道帥守監司體上德之恭儉思邦用之未裕苟可約己便民悉意奉行下逮將迎之侈費饋送之違制毋得復遵舊例曲徇私情又擇廉清公正之人身為之帥而適其不如詔者顯黜之斯揀弊之要術也

一臣竊謂安邊關國固在乎兵然兵貴乎精而不貴乎多今

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為足也昔尋邑百萬而敗於光武之千騎符堅百萬而敗於謝元之數千兵果在多乎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日茶寇言之四百輩無紀律之夫非有堅甲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秘畫也不過陸梁山谷間轉剽求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南入江西今又睥睨二廣經涉累月出入數路使帥守監司路分將官稍有方畧用其所部之卒自可殄滅顧乃上煩朝廷遠調江鄂之師益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土軍弓手幾至萬人猶未有勝之之策但聞總管失律帥臣拱手提點刑獄連

易三人其他將副巡尉犇北夷傷之不暇小寇尚爾儻臨大敵則將若何臣聞去年冬江東西諸郡同月地震今年廬州大水壞城中古橋於占皆為兵象萬一醜虜不讓輒窺邊鄙雖以陛下神武睿算破之無難所慮和好歲久宿將無幾後來者於應敵之方非其素習必至仰勞指授伏望聖慈豫飭諸將密修邊備且令徧察所部統制官等孰善謀孰善戰孰以廉平得志各以名聞簡在聖懷備他日之用但令將得其人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也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

星出於西南今者字星亦在西南天事常象應之在德
陛下固當有以處此然西南為坤維坤維蜀也消弭備禦
尤不可緩比雖委范成大權充制置然成都距軍前其遠
深恐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願陛下速擇文武信臣
或別以撫諭為名或專委節制之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
寔為大幸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選德殿對劄子一首

論馬政 淳熙二年八月六日

臣伏見朝廷歲買西馬五千餘疋川馬三千六百疋廣馬三千
疋西馬惟留二分應付蜀中餘七十一綱每年盡付三衙而以
川廣馬分給江上諸軍行之已久蓋有深意自今年四月間紹
興州都統吳挺歲收西馬七百疋仍依舊提舉買馬緣此權茶
馬官趙公碩李繁相繼申請以為昨因吳璘差兵將於界首等
截攬買遂虧歲額至乾道三年虞允文方革此弊今若復令軍
中自買一則不止七百之數必因攬買虧額如初二則事勢相
形爭添價值倍費財用所以茶馬司自願認買此數不令欠闕
却從軍中差人自行揀取不然則舉茶司合買馬數全付挺軍

而本司應副合用錢物其言雖切固難盡從以臣觀之吳挺既當一面自宜計軍中之利害然三衙用馬多挺軍用馬少使歲額稍有不敷在朝廷利害亦豈小哉況今春鎮江都統郭棣言川廣馬不堪披帶乞撥西馬三十綱有旨與半茶馬司見來申明勢須於三衙馬內分撥萬一江鄂等軍繼皆有請則三衙西馬愈少其於歲額豈容更屬臣愚欲望 聖慈特留宸慮裁處其當寔今日之先務取進止

降付樞密院

奏議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八

敷文閣待制內殿對劄子二首

論平茶賊利害 淳熙二年九月五日

臣自聞茶寇陸梁每遇來自江西之人必詢訪利害參以己見今具如後

一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因進故事具言賊徒常逸故多勝官軍常勞故多敗而又姦氓利賊所得反以官軍動靜告賊故彼設伏而我不知我設伏則彼引避今驅迫甲兵馳逐山谷且使運糧之夫顛踣道路最可慮之大者欲乞指揮

皇甫倜將諸處官軍只分布江西湖南控扼去處使賊不敢睥睨州縣一則免兵卒暴露二則省運糧之害或有偏裨知賊所向願帶所部人掩襲者聽却專令辛棄疾擇巡尉下弓兵土豪壯健者隨賊所在與之角逐庶幾事力相稱易於成功

一臣觀自古用兵鬪智不鬪力以曹操之謀畧然用青州三十萬之衆則為呂布所敗及退而歸許乃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五萬大概亦可見矣今聞辛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不惟揀擇難精兼倍費糧食今乞令精選可用之士毋貪人數之衆至於方畧則難遙授但觀其為人頗似輕銳亦須戒以持重

一臣聞賊魁數輩自知罪惡貫盈不可幸免往往劫制脅從之人為必死之計悉力以抗官軍使彼雖欲自拔勢有不能向來朝廷雖有殺併之賞而未聞開其悔禍之路欲望聖慈因數州之勞疲特降指揮令監司守臣先次條具恤民事件其間帶說賊中脅從之人本非得已如此翻然悔悟殺戮賊首不惟可以贖罪自當格外補官重行賞賜庶幾轉相告報離散黨與指日平殄

右具如前今取進止

論選人舉狀

臣竊見薦舉選人之弊莫甚於今日蓋緣闕少員多十年僅成一任幸而得一二薦章比至後任歲月已久舉主往往事故不復可用是以巧於經營者干歧百輒安於平進者終身陸沉有位則苦人干求居官則務相傾奪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臣愚欲望聖慈許今後選人將任內所得改官狀遇任滿到部日逐旋放散俟將來考第舉主及格依條引見若慮因此改秩之人稍多即乞檢照乾道以前舊法每歲限定員數如在數外即令等候次年改轉如此則朝廷無官冗之患寒士有寸進之期稍厚士風漸革積弊如令 聖意乞付有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同王內翰薦李塾試賢良劄子

臣等竊見朝廷復制舉以收海內方聞之士歷年滋久未有特起應詔者 陛下臨御始得李廔一人蓋是科之設不徒取其文學且復採其行藝然後策以當世之務詳觀有用之才其選既艱宜應書者鮮矣臣等伏見布衣李塾博聞強記經史百氏之學無所不通議論英發有補治體而敏識特操蜀士所推蓋塾眉山人也與其兄廔素師慕蘇軾蘇轍之遺風是以俱有

志於此求之流輩未易多得臣等四直翰苑稽諸故實所宜薦
聞以備採擇今保舉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令有司檢會累次詔旨施行庶幾異材繼出彰中興
得人之盛取進止

閏九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檢會施行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儲人才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
無之之患况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閒暇而欲
取具於斯須乎前事布在方策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

太祖 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

及 真宗 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 仁

宗丁時太平增光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悉

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

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讒諂以植黨與卒令齋夷謀夏所從來遠

矣太上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

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貽患

至今使 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指欲養民則守

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解而思頗牧抑有由

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預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取進止

論架閣庫文字

臣聞先收圖籍者賢相之規模緣絕簿書者姦吏之常態今天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鱗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初復主管架閣官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焉二十七年九月又詔文書已結絕過二年者以歲月先後分類字號編次架閣仍命輪逐曹郎官點檢有無遺失申尚書省法意非不善也其如歲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疎漏風雨弗蔽至其甚則吏惡害已而去其籍臣每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事者稍涉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為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為之制哉臣愚欲望聖慈委逐部主管官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書押令郎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紹興之制仍置一般簿籍置於長貳廳以備參考間遇取索案稿須郎官押帖子下主管

張本

有官方許封送合千人毋得擅啟庶幾積弊稍革不失有司之職其庫屋疎漏者亦乞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推毀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添駐贛州軍馬 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贛之為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北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為控扼之地其人勁悍習武特異他郡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及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為東南第六將中興以來常差殿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曲或於諸處抽差大軍在彼駐劄謂

之提舉將兵又擇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為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概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維一方晏然間遇傍郡及鄰路有盜賊蠻徭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使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紀綱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二年齊述之叛當時議者不深維致寇之由乃專欲為銷兵之計於是廢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往荆南等處而贛州專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

居偃蹇不遜臨事桀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為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為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百里川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吉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真安萬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進止

論軍士紀律

臣仰惟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於茲軍政日修固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敢默臣舊聞鄂州一軍最號精銳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解彥詳統領梁嘉謀張興嗣將三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聞師行無法甚至有十百為羣逃竄而歸者臣嘗博詢其故皆謂近歲多揀汰舊人招收新軍舊人曾歷行陣備諳理法新軍往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尺籍伍符彼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尚猶可用今舊人日少遂致如此李川不欲明言其事只劾彥詳等調發乖謬致軍兵

亡歿者一百四十四人 陛下特降睿旨將彥詳等遞追官
資勒停自效而又嘉川能舉其職特與遷轉信賞必罰孰不
勸懲然而弊源未革安得不為之所臣愚欲望 聖慈徧下諸軍
除大段癘老疾病之人毋得輒行揀汰其新軍不特教之事藝
須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誤事若乃久任將帥
使之揀擇偏裨整齊部曲此在今日尤為先務惟 聖明留神
裁幸取進止

奏議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四首

論用人二弊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
兩漢以迄於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策
昭然可考 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
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
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
乃成尚未能仰副 聖心者何也深維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

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煩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濃厚繫士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取進止

乞詔御藥院關報閣門陞對班次

臣竊見陛下大昕退朝廷見文武臣僚殆無虛日而起居注未嘗一書進奏院未嘗報行抑盛德而弗宣隊故事而弗傳臣

寔懼焉願詔御藥院自今後凡閣門關到陞對班次候內殿引
訖當日移文閣門閣門即報所屬庶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

陛下好問如虞舜無逸如商宗史官不失厥職取進止

自二十
五日趙

雄乞上殿
遂皆報行

擇選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
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

芑程叔達程
大昌上此議

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
資格合入者多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
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
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
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
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
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
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
治其他庸鄙貪吝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
取姦賊布之郡國也其可觀乎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
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此資序一定之格也

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以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患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助理萬幾耳目所及或未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職明言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

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
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
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 陛下留神采擇謹錄
奏聞伏候 勅旨 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令侍從臺諫
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
郡守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
政績才術堪任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聽上下半年奏舉
中書省置籍三省
更加考察取旨除授

明堂議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
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
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
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
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
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常因夏見諸侯於明堂祀文
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權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
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
宏規神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
興元年四年七年 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

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選德殿對劄子七首

乞立下班祇應遷轉法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

臣竊見三衙從軍下班祇應經十年改轉進武校尉外路諸軍則增至十五年此効用八資法也歸正下班祇應任諸州軍指使五年轉進武副尉又五年轉進義校尉又五年轉進武校尉雖名三轉其實亦是十五年此効用十資法也惟歸正從軍人若至下班更不遷轉臣嘗反覆思之均是從軍內外諸軍下班

皆許磨勘而歸正獨不然者以北來之人或先有名目而內外諸軍非立功則無名目故也均是歸正為指使則許轉校尉而從軍獨不然者以指使皆因老疾揀汰其數不多又待闕之日不理磨勘而從軍則往往少壯又且日理磨勘故也然歸正從軍之人自紹興隆興間至今已十四五年當時年三十餘歲今近五十矣况未必皆三十餘歲乎况轉至下班者無多乎自此更用十五年磨勘則是六十餘歲方得進武校尉亦可以為難矣臣愚欲望出自聖裁特降睿旨將內外諸軍歸正轉至下班祇應人等第量立遷轉之法或比歸正指使更展年限庶幾

人有升進之望足彰均一之政取進止

乞申嚴謀入溪洞人法

臣竊考靖之為州起於崇寧民居僅數百家城外皆是蠻洞朝廷意在羈縻止令量納丁米每歲却令廣西漕司應副三萬緡支遣官吏軍兵俸給比歲不以時至州郡固已窘迫猶幸蠻人安帖別無事宜近聞有武岡軍客郭三逃入洞中誘引小夷姚明教據有一洞田產不遵王度正月末聚眾燒燬來威零溪兩寨殺戮人民官司說諭尚未聽服臣少嘗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蠻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諸洞莫相統攝初無背叛之意

只緣沿邊州縣作過之吏與夫奸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扇誘遂致侵擾省地臣愚欲望 聖慈下有司檢照條制凡捉獲及首告謀入溪洞之人與不能防閑而致越逸者比常法外厚立賞罰但使此輩不往教誘則蠻人決不敢妄有侵犯仍須常擇邊郡守倅彈壓惠養及行下廣西將合應副靖州錢物毋或稽滯斯防微消患之上策也取進止

六月二日奉
聖旨依奏

蘇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劄子 淳熙三年

臣聞周以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漢命劉歆總群書為七畧使其部居指意晦而不章則後世何觀焉本朝 仁宗時嘗命

儒臣考訂中秘書區分類別本原終始為崇文總目今篇帙雖不盡見而學士大夫尚知其名數者此書力也自紹興以來復藏書之策置校讐之官闕書脫簡浸充秘府而未嘗編次散無統紀臣昨任秘書少監日嘗屬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將四庫典籍做崇文舊目而為一書後來聞已就緒今二人皆守近郡不難繕寫欲望 聖慈下臣此章許以其書來上然後付之館閣官重加考定錫以嘉名斯中興之盛典也取進止

已攜至經筵會有旨權

住講不曾上

論先廟後郊劄子

臣昨蒙聖問先廟後郊雖嘗面奏然臣學問荒疎所記不能詳備今按蘇軾元祐八年奏議其略云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太廟乃祀天地此固國朝之禮也又帖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軾所論頗詳伏乞睿照

論開講劄子

淳熙三年九月七日

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新之德六籍奧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經睿覽皆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聖學之萬一然且不矜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兼之冊后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其間又有開啓并習儀日分止是二十日可御經筵欲望聖慈預留宸念或百司臨時別有相妨事節即乞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陛下孜孜古訓不忘舊章之意取進止

二十日有旨令添講筵日分至十一月五日止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郵民劄子 淳熙三年十月日

臣竊見月初陛下以霖雨過多親發德音分遣御史提刑獄疎理囚繫將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干繫之人並從釋放命令一頒旋即晴霽天高聽卑應若影響此固陛下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為證也然自秋冬以來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感格暨數日之後復爾陰雨今則稻不可穫農夫皆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非群臣將順聖德有所未至不然四方民隱有所未達天雖不言亦以事仁愛奉養或在茲乎今郊禋密邇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令六部前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往州縣亦

以空文應之甚不稱 陛下斂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 聖
慈因霽色之未効察天意之有由特運宸心益思民間之利
病凡可以罷行者默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降親札與赦
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監必獲無疆之休下得人
心自成中興之績蓋念慮廣則報應彌大又豈特晴霽而已
取進止

薦監司郡守狀

淳熙三年十二月

先準省劄子節文四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
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保
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續
奉八月七日聖旨保舉限五員以上列銜共奏切恐各有所
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議亦聽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
二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知台州尤袤豈弟廉勤處事精審到任以
來境內連經災傷悉意撫摩人以按堵初至財賦窘乏袤知所
取與加之節儉未嘗一毫妄用既補舊欠郡計亦裕督察屬吏
各舉其職使備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又承議郎
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執篤實通明甚有所守安於

常調未嘗干進曾知南劍州尤溪縣戢吏安民推誠化俗有古循吏之風至今人思其政以為數十年無此令矣使為郡守必能宣布德意綏靖一方兩人如蒙擢用後犯人已贓臣甘當連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吏部侍郎隱岫對劄子三首

論任怨 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朝廷守大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欲施為輒有任怨之說甚無謂也古書所載臣不敢舉姑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歲取士每歲任子其後定為三年而人未嘗怨熙寧以後宗室蕃衍始因服屬之親疎定爵祿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近歲尹穡最為衆所不與然文武臣磨勘用減年寔歷對使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典所加厚於私而薄於公賸前所及畧於上而詳於下當行者抑之不當行者與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矣臣願陛下主公道於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輩守成法於下檢柅吏奸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人心之不服哉取進止

論軍士磨甲

臣竊見三衙帶甲不帶甲人請受暑等而帶甲之人往往有磨甲之費若只是隨身者猶或庶幾昨聞部司每人給以兩副其一披帶其一封樁膏潤穿聯多是軍人自備既入庫中不過一兩月又復生澁積以歲月其費轉多謂宜量支潤甲之直使免賠備况諸軍間有積財為羨餘者儻令移彼濟此自然士心悅服緩急可用取進止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臣竊見考功令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榜以四人為一甲五月以次引見未及四人即展至十日雖不及亦聽引見酬獎人附由

應奏請及功過別該升黜者並奏稟比來往往積至三三十人然後引見不惟久勞聖躬兼亦留滯選人今縱未能遵五日之令猶當逐月引庶幾功過升黜可以逐旋奏稟伏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四首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 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

臣竊見選人有兩使職官如節度推判官合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則從州府名是也姑以行朝言之宣海是軍名凡簽判及節推則以臨海軍入銜臨安是府名凡察推支使則以臨安府入銜此定制也近有從事郎李敏用歸正恩例添差荆南節度推

官既是節推合從軍額其奏鈔內却帶荆南府三字因詰前例則淳熙二年差過從政郎郭世華已是如此臣徐考其由蓋緣前後除本府守倅或作江陵府或作荆南府而不知荆南是節鎮之名江陵却是府號逐時差互失於釐正至淳熙元年有司又不照兩使職官自有分別誤作勘會稱江陵府幕職州縣官窠闕內有節推一員係作荆南節度推官銜其餘書縣官計二十四處並係江陵府遂謂荆南原無軍額亦無指揮分別欲作一體稱呼殊不知荆南不稱軍猶太原府謂之河東揚州謂之淮南襄陽府謂之山南東道成都潼川府謂之劍南東西川何

獨於此而疑之當時事下湖北安撫司本司不以圖經九域志

為證却稱目今士民及公移皆以荆南為稱是又不知節鎮行

移自來多用軍額遂乞依倣建康等三處體例就以荆南府為

名有司既是其說朝廷遂從勘當乃是因幕職官稱呼併政府

號亦太容易矣今來偶因擬官合行申明若謂府名差互歲月

滋久兼已曾降旨重於改易所有節度推官自來專從軍額即

難冠以府字合行改正取進止

是日御批將上至二十三日奉聖旨荆南府依舊為江陵府其

簽判節度推官自合以荆南繫銜

論縣尉捕盜賞格

臣竊見國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鬪敵捉殺賊全火十人以上合入令錄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未合入令錄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弊日生凡縣尉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知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怪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二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舉主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尉果有才勇手格強盜雖更加擢用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胥吏坐受託囑綴緝文款內則棘寺省部覆覆之際多以賄成使朝廷坐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望 聖慈詔勅令所參考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仍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體問是與不是躬親鬪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偽冒有功者勸取進止是日御筆依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閑時浸久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總核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載嚴實迹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杞梓良材或淪澗壑駑駘下馬反備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 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於王官備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取進止此劄未行

繳進李塾詞業狀 淳熙四年三月

右臣昨任敷文閣待制待講日曾同翰林學士王淮保舉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後來王淮除簽書樞密院事禮部檢會李塾詞業欲令周某取索繳進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所申今來取到李塾詞業五十篇計一十冊謹隨狀繳進以聞伏候勅旨

奏議卷第七

吏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四首

論四維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
 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
 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謂法
 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
 敢詳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強兵而已然著
 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

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賞誼所為長大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算計見效尚未能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益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正其心詭隨不容售也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謂恥如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強兵乎何有顧朝廷力行何如爾取進止

奉聖旨
依奏

論州縣官有公罪乞隨事責罰

臣聞職位有崇卑則責任有輕重責任有輕重則賞罰有厚薄此自然之理也竊見外路州郡因事推賞必以守臣為先侷貳次之其他幕職曹掾官宣勞雖多一例弗及賞然彼無辭者序

當爾也至於一時公過積年舊事或因臺諫論列或為監司按劾或為士民論訴既付所司鞫見情犯大則奏案小則申省自當隨事責罰以示懲戒而刑從^寺來多用小帖子泛言行下本處依條施行往往經隔年歲不見結絕蓋緣倅守多被升擢散而之他元勘官司無由取其伏辯縱使移文彼亦不報獨當職官預簽書者類皆選人一紐姓名即作未有結絕不許注授差遣反不如贓私罪犯之人却許引赦遷叙是則守倅常得伏罰僚吏常被禁錮何輕重厚薄之不倅也此類難以徧舉姑摘一二言之安南軍自乾道元年至淳熙二年節次借過常平錢米因提舉司送吉州取勘見得逐時並已撥還前後十餘年間不知吏歷守倅幾人所謂幕職官不過隨例簽書豈能一一爭執若坐以違制自有成法乃必下提舉司依條施行是欲取十餘年累政官吏之伏辯一案推結雖沒世窮年決不可得近有前本軍判官任仲憲到部緣此既礙升改又礙注授而所謂守倅者遣除固自若也又乾道二年十二月復州司理院誤勘行者張惠榜身死不明公事據案款乃推司楊昶依隨知州留觀德指揮其獄官毛策以司法暫權不為無罪然未曾結案丁憂離任法寺斷公罪徒一年遇赦原免去官勿論情節如此便可施

行乃復下元勛州軍取贖伏辯其知州留觀德旋改撫州又除岳州兩任宮觀畧無所妨而毛策者十年之後尚不得注授差遣立法之意必不其然臣愚欲望聖慈申詔刑寺凡外路勘到官吏罪犯除贓私之人慮有翻異未可遽行外其公罪徒以下據勘到案狀即便申省依條斷遣不須更下本處如此則官尊者有罪不至倖免官卑者有罪早得結絕人情法意寔為兩得所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凡過到部截會得會有公罪未結絕者令四選將本人就牒刑寺取贖伏辯具事因申尚書省依條施行不惟減省文移亦可杜絕奸弊其為利害灼而易見取進

止奉旨令吏刑部看詳明年吏刑部勅令所看詳方依

乞蠲會稽攢宮舊額苗稅

臣舊聞紹興間初卜昭慈聖獻皇后及徽宗皇帝攢宮於會稽其地本是民產應除苗稅之類當時失於申請並均在側近民戶及寺院等處人頗患之臣不曾在彼守官雖未知其詳然多見土人以此為言欲望聖慈密下浙東體問若果如所聞即乞出自聖意特與盡數除放斯亦奉先卹隱之一端也取進止下

兩浙轉運司差幹辦公事趙公高前去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淳熙四年五月

臣伏見五月一日聖旨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人止舉有才
行者仍各著色目其帥守監司所舉實跡同者不用如治狀保
然顯著亦聽舉餘依現行條法仍令敕令所立法申尚書省自
承上件指揮有宰執舉送到選人所載實跡與監司郡守一
體者並已退回外其間却有前宰執任一路安撫使或知一州
依條舉到僚屬不係前宰執舉官員數之人並未有新制以前
舉到人數未審合與不合放行取進止
勘會已降指揮周某除翰林學士五月二十九日三者同奉聖旨前宰執任安撫使或知州舉到僚屬並依新制舉實跡並在指揮以前其餘人可與放行翰林學士選德殿對劄子三首

自敘 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臣竊觀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異于他官非專取其翰墨之工也謂其居近侍之職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或有補於治道也數百年來得人固多其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贄之忠實蘇軾蓋嘗發明之以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當時奏議具在方策惜乎不遇貞觀之世乃生德宗之時此臣所以雖慕其人而不願為之也至脩則不然有贄之學術議論而又生逢其時我仁宗皇帝凡儲貳之建立水旱之災祥大臣之賢否將帥之是非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太平之功實有助焉身荷美名若都顯號此臣所以
既慕而又願學之也仰惟 陛下細諫如貞觀求治如仁宗 顧
臣何人獲侍清燕可謂無贅之不過而有脩之逢時者矣所慚
庸妄瘵曠厥職尚當殫竭智慮勉希昔賢之萬一無負於任使
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己揚己以取名豈惟義所
不敢亦安能逃 陛下日月之照哉冒輸情實惟 聖神裁擇取進
止

乞裁節土木之費

臣聞歐陽修在翰林日曾上言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
尋差脩與三司同共度減定脩因言神御殿不住修換昨開
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
零且崇奉 祖宗貴於清淨頻有遷徙輕瀆威靈其言甚為詳備

仁宗嘉納臣竊見近歲營造往往委臨安府及轉運司例皆苟
簡趨辦閱時未幾即復繕修祇如景靈宮歲歲換柱每次所費
不下數千緡蓋抽換之時率用濕木塗以丹漆夾以牆壁纜及
數月又已損爛近修兩學亦復如此官吏只欲速成冀目前之
賞豈暇計慮久遠且以邦財民力為念哉臣愚欲望 聖慈嚴賜
戒飭凡遇修宗廟等處須用乾壯材植若百年歲間依前損壞即

推究原修官吏重行責罰其他土木之工有可節者節之謂如封椿錢物雖少屋宇而左藏東西庫大段有空閑去處若就用盛貯別差專庫看守却令提領官掌其局鑰遇有支收躬親啟閉戶部何由敢有移用自不必令漕司踏迹地步枉費十餘萬緡造屋五百間拆移太府寺其為利害若黑白之易見仰惟陛下躬儉出於天性此事偶有未知知則必為裁制此臣所以不避妄言之罪期效涓埃之補也取進止

重行責罰而下三省貼去進呈七月日奉聖旨

依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來蓋莫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闕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才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倖監司內可以躡登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遴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負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跡而非亦或難辨其間營求囑託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奸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時未嘗有所懲

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慎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若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彥知秦州會作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廢絀罰况餘人乎此亦揀弊之要道也取進止

隱岫對劄子五首

論官吏躡等數易之弊

淳熙四年九月三日

臣聞舜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土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

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入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興滯留之歎往往用過其量處非其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躡等終也考核功勞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躡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取進止

奉聖旨
令報行

乞蠲減月椿經總制錢一半

臣竊見中興以來養兵費廣常賦不足供億故有月椿經總制之名大抵應副朝廷者少科撥赴諸路總領司者多故雖有水旱及赦放之類鮮曾蠲免前後積累有一州而欠總司錢至十五萬貫者名存實亡倍費催督州縣匱乏職此之由臣身不住錢穀之責言此似若迂而難信然採之衆論咸謂陛下約己裕人本乎天性只如夏稅折帛錢乃上供不可闕者頃歲出自聖意特與蠲減一半黎庶呼舞至今未息而况月椿經總制錢皆後來所創名色本非得已而月月增數歲歲添額必欲裕民其可不為之計乎臣愚欲望聖慈令戶部畧具紹興初立額時其數幾何目今其數幾何將中間逐州增添之數斟酌蠲減一半內有指令支遣去處計數給降度牒庶幾聖澤益深民心益固規復之功寔在於此取進止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臣竊見臨安府城內外時有軍中揀汰廢疾之人并身後家屬之貧困者多將平時所受付身勅劄之類乞与錢物於市此固自來有所不免然而見今軍士見之往往惻然動念臣愚欲望聖慈密諭守臣措置收恤計其人數亦自不多稍令免於凍餒

足使來者知勸

論陰雨劄子

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

臣竊見陰雨踰兩旬甚妨收刈 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決遣
 囚繫蠲免房婚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念臣
 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
 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
 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負多闕
 少到堂及到部堂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數
 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 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

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
 限否其餘更有寬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戶部日下條具取旨施
 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懷不自己親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
 裁擇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伏取進止

乞詔有司祈雪劄子

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竊見今冬天氣過煖時雪未降臘候既半理不可緩欲望聖
 慈特詔有司精加祈禱非特來年之望於民甚切而致和氣消
 穰疫於是乎在取進止

奏

議

周文忠公集卷八

十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a table of contents or a list of entrie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ensely packed.



